

教宗本篤十六世

週三公開接見活動中講解的教理

保祿六世禮堂

2008年 1月 16日

聖 奧 思 定

II：人生最後的幾年及逝世

各位親愛的兄弟姐妹，

就像去週的星期三，今天我會繼續跟大家講那位依坡拿的偉大主教聖奧思定 (sant'Agostino)。在他去世之前四年，他想指定一位繼任人。於是在 426 年 9 月 26 日，他把民眾聚集到依坡拿的平安大殿，向他們介紹他所屬意於這項職務的人選，他說：「在這人生中，我們每一個人都要死，只是這人生的最後一日什麼時候來到，我們每一個人永遠都無法肯定。縱然如此，當人還是孩童時，希望能成爲少年；到少年時，希望成爲青年；進入青年期，又希望做成年人；做了成年人，又希望能進入老年成熟期；之後從這成熟期是否能活到年老，沒有人可以肯定，大家都只是希望而已。有別於其他時期，在老年期前面，人再沒有別的時期可以希望進入；老年期本身是長是短，亦無法肯定…… 因著天主的旨意，在我人生中最精壯之年我來到這城市；可是如今我已青春不再，我已年老」(《書信集 *Ep.*》213,1)。講到這裏，奧思定說出他指定的繼任人的名字，艾勒其 (Eraclio) 司鐸。會眾中即時爆發出一陣讚成的掌聲，並一連重覆了以下這句話三十三次：「願天主受稱謝，願基督受讚美！」。此外，當奧思定說出有關他的未來的計劃時：他想將餘下的日子，專心致意於更深入地研讀聖經(參看《書信集 *Ep.*》213,6)，各信友再以其他歡呼喝采向他表示讚成。

事實上，接著那四年，奧思定在寫作及文化活動方面的確成績斐然：他完成了一些重要作品外，也著手其他重要性相若的計劃，與異端份子作公開辯論，因為他一直希望能夠和他們對話，參與那些被南部的蠻族侵掠的非洲省份的和平促進工作。正是爲了此事，奧思定去信給達尼奧伯爵(*conte Dario*)，他當時被派到非洲，以調停波尼法伯爵(*conte Bonifacio*)和朝廷之間的紛爭，這紛爭給毛利族人(*i Mauri*)製造了大肆搶掠的幾會。「光榮的最高階層，奧思定在信中如此斷言，是以言語毀滅戰爭而不是以利劍殺人，是以和平求得並維持和平而不是以戰爭。當然，甚至那些攻擊者，若是善良之輩，毫無疑問他們也在追求和平，只是要付出流血的代價。你，有別於這些人，你之所以被派來，正是爲了要阻止有人因此而流血」(《書信集 *Ep.*》229,2)。然而，不幸地，爲非洲各地謀求和平的希望最終幻滅：429年5月，波尼法爲了報復，向凡達爾蠻族大開方便之門，讓他們穿過狹窄的芝碧地海峽(*stretto di Gibilterra*)然後向毛利達利亞(*Mauritania*)大舉進攻。這次侵略很快便蔓延至其他富庶的非洲省份。5月或6月「這些羅馬帝國的破壞者」，普斯特如此稱呼這些蠻族(《生平 *Vita*》30,1)，已遍布依坡拿四週，加緊包圍。

當時波尼法也在城中避難，而且已經跟朝廷和解，並嘗試阻止侵略者的進攻，可惜爲時已晚。傳記的作者普斯特這樣形容奧思定當時的傷心難過：「更甚於平時，眼淚已成了他的家常便飯，可以說他的人生已到了油盡燈枯之際」(《生平 *Vita*》28,6)。跟著解釋說：「讓他在這暮年感到最悲苦和哀傷的，是這個天主的人，眼見城中的屠殺和破壞；鄉間的房舍被毀，居民不是被敵人所殺便是被迫逃難，四散各處；聖堂中再見不到司鐸及其他人員，神聖的貞女和修道者流離失所，他們中有些在酷刑中喪生，有些死於劍下，有些被囚於獄中，以致保不住靈魂和肉身的完整，甚至信仰也失掉，被敵人迫著過痛苦和漫長的奴隸生活」(《生平 *Vita*》28,8)。

縱然年老兼困憊，奧思定仍然守在前線，以祈禱和默想天主奧妙的計劃來安慰自己及別人。就所發生的事，他提出「世界的老年」— 這世界也真的很老 — 他多年前也曾談過這老年問題。那是410年，當哥德人在亞拉利高(*Alarico*)率領下進攻羅馬城，他曾向那些從意大利湧來的難民談這問題，以安慰他們。人一踏入老年，他說，疾病會多起來：舔膜炎，眼矇，憂慮心焦，體力衰竭。可是雖然世界會變老，基督卻是永遠年青。於是他鼓勵他們說：「就算在一個年老的世界中，也不要拒絕與基督結合，以

便在祂內讓自己回復年青」。祂會對你說：「別怕，你的青春會更新得有如鷹的一樣」（參看《講道集 *Sermoni*》81,8）。因此作為基督徒，就算處於困境，也不該灰心喪志，反而要提起精神，專心忙碌於幫助有需要的人。當提雅碧城 (Tiabe) 的主教安諾那道 (Onorato) 問他，在蠻族入侵的壓迫下，一位主教或一位司鐸，或任何一位教會中人，是否可以為了活命而逃亡。這位偉大的聖師如此回覆說：「當大家，即是當主教，神職及平信徒都處於危險中時，那些需要別人照顧的，不該被他們所需要的人遺棄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全體可以遷移到安全地點；但若有人須要留下來，那麼，那些有義務為他們舉行聖事的人不可離棄他們。如此一來，他們要不是一起獲救，就是一起承受家中的父親要他們忍受的痛苦」（《書信集 *Ep.*》228,2）。他接著下結論說：「這是愛德的最大考驗」（《同上》3）。大家怎麼可能看不到，在過去的世代，有無數的司鐸，不正是接受了這些話所包含的英勇信息而付諸行動？

無論如何，依坡拿城最終保存下來，奧思定那所「隱修院房子」完全開放給所有要求接待的主教團同道。普斯特，他的舊門生，便是這些主教中的一個，正因為這樣，就最後那段悲傷的日子，他可以給我們留下直接的見證。「城被包圍後第三個月 — 普師迪如此敘述 — 他因熱症臥床：這是他最後一次病」（《生平 *Vita*》29,3）。這位神聖的可敬長者，利用這段終於完全沒有任何羈絆的時間，專心致意於更熱切的祈禱。由於當時一般相信，任何人，包括主教，修道者，或平信徒，不論其行為看來如何無可指摘，在面對死亡時，都一定要有相稱的悔罪行動。因此他不斷一面流著淚，一面重複那些他以前曾多次和他的子民一起誦念過的懺悔聖詠（參看《同上》31,2）。

病情越惡化，這位將死的主教越感到需要獨處和祈禱：「在他離開自己的肉軀前十日，為了不讓人騷擾他的專心一意，他要求我們在場的人，除了到來診治他的醫生和送飯餐給他的時間外，不可讓任何人進入他房間。於是在他專心祈禱的那整段時間內，他這命令被嚴格地執行」（《同上》31,3）。430年8月28日他離開這世界，他那偉大的心終於可以在天主內安息。

「為他的葬禮 — 普斯特如此報道 — 向天主奉獻了祭祀[即感恩祭]，我們都有參加，之後把他埋葬」（《生平 *Vita*》31,5）。他的遺體後來，但不能確定什麼時候，被移往撒丁島 (Sardegna [義大利])，之後於 725 年再轉移到巴維雅 (Pavia)，停放在金窮蒼中的

聖伯多祿大殿內 (Basilica di San Pietro in Ciel d'oro)，一直到今日。他的首位傳記作者對他的最後評語如下：「他給教會留下一個數目龐大的司祭團，和數目相若的男女隱修院，其中住滿了許願堅守貞節，服從長上的人，連同那些收藏著他和其他聖人的書籍及講話的圖書館，所有這些都可以讓人認識到在天主聖寵的幫助下，他對教會的貢獻和他在教會的形像有多偉大，亦因著這一切，信友們發現他永遠活著」(普斯特，《生平 *Vita*》31,8)。這是個我們大家都可以認同的評語：在他的作品中，我們也「發現他仍活著」。當我讀著奧思定的作品時，並不覺得他是差不多一千六百年前去世的人，而是覺得他今日仍然活著：就像一位朋友，一個當代人一樣，帶著他那活潑和永遠合時的信仰，向我講話，向我們講話。在這位透過自己的作品向我們講話，向我講話的聖奧思定身上，我們可以看到他那來自降生成人的永恆聖言，天主之子及人子的基督的信仰，是如何永遠都合時。我們也可以見到這信仰雖然於昨日宣講，卻不屬於昨日，而是永遠屬於今日，因為基督實實在在是作日今日以至永遠。祂是道路，真理和生命。聖奧思定正是這樣鼓勵我們將自己託付給這位永遠活著的基督，並因而找到通向生命的路。